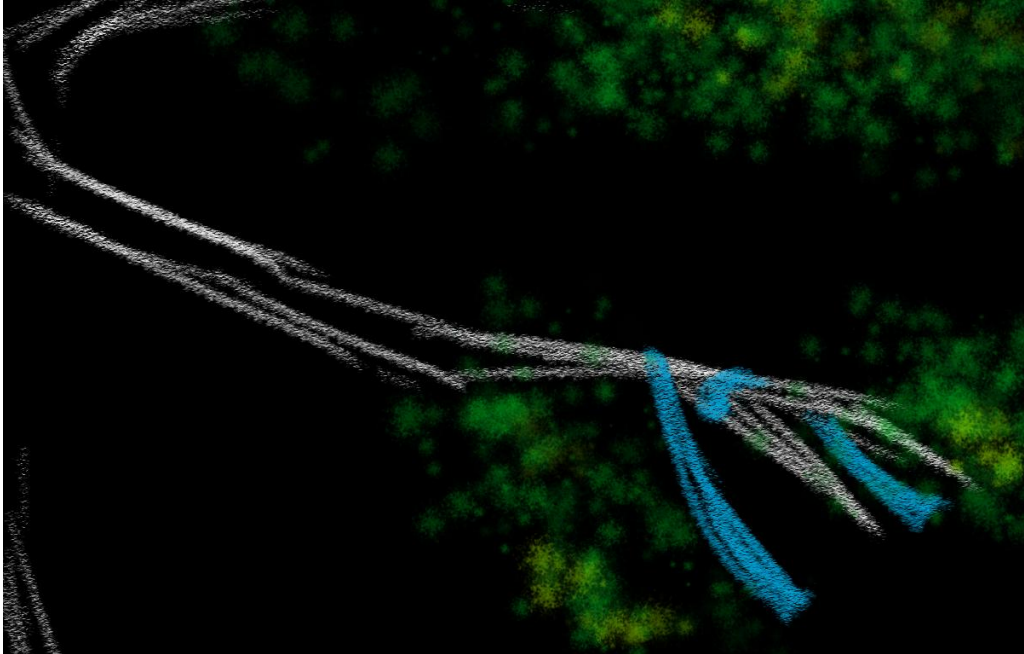


Witch's Flora

鳶羅 & 艾維斯

之一



午後，鈴之丘。

少年仰起頭，看著掛在枝頭上的緞帶。

圓滾滾的小白鳥在他斗篷的帽子裡打著瞌睡，而他試圖伸長手，無奈枝頭太高，不是他伸手就能勾得到的高度。

他只能在樹下跳呀跳的，試圖用跳起來的高度來彌補身高上的缺陷。

少年的行為似乎吸引了不少路人的目光，然後——

遠遠的在樹下看到一個身影，仰著頭努力的向上伸長手，看來是想拿樹上的什麼東西。

少年在原地跳了幾下，試了幾次但無奈還是勾不到，看著那個背影，他總覺得有些眼熟。

「需要幫忙嗎？」黑髮的青年走至少年身後，帶著笑意的出聲詢問。

略帶幾分熟悉的男性嗓音出現在身後。

少年沒有多想，還沒回頭前便出了聲。

「可以拜託你嗎？大哥...哥.....。」

後頭那聲稱呼在看清來者身分後停頓了幾下，銀灰的眼眸眨呀眨，表情略略帶著幾分尷尬。

但所有的情緒隨即在下秒消失，那張面容恢復為平淡的模樣。

枝頭不高，以眼前黑髮青年的身高來說是能輕易取得的高度，他想，這要求應該不算為難對方吧？

回過頭的確實是記憶中的少年，青年沒有錯過對方在看清自己面容時，銀灰色眼眸裡閃過的幾絲尷尬。「好呀，這有什麼問題。」跨出幾步站到少年身側，向上抬頭，在茂密的樹葉間隙，一條緞帶正掛在枝頭上，隨風飄揚著。

正好是自己可以碰的到的高度，抬高手微墊起腳尖，他拉住緞帶的一端，輕巧的將其從樹上取下。

「來。」湖水色的眼眸因為笑容而微微的瞇起，輕拉起少年的手，將緞帶放在少年的手心上。

修長的手指將緞帶放入掌心中，他似乎是有些不習慣被觸碰而打了個輕顫。

「謝謝。」

握緊手中的緞帶，將它繞過斗篷，手指靈巧的穿梭，一個完美的蝴蝶結隨即出現。

「許久不見，艾維斯。」

再度仰起頭時，少年喊出青年的名。雖然上次見面是在夜晚，但那湖水綠般的眼眸依舊給了他極深的印象。

「是啊，許久不見了呢，鳶羅。」他還記得第一次的相遇，在鈴蘭花海中，少年等著的是一個不一定會遇上的人，那晚伴隨著夜色吹起的風，彷彿帶來了鈴聲。

思及至此，希望少年最後有遇上呢，等待的人。

「上一次見面是多久前？幾週？不，幾個月吧？」雖這麼問，但時間對他而言並不是很重要，他總是摸不清時間的流逝。

現在重要的是，他與少年再度相遇了，同樣在這開滿花朵的鈴之丘。

「會在這裡再度遇上，看來我們似乎挺有緣份？」

「是，挺有緣的呢。」點了點頭贊同青年的話。

「上次見面，是春季。但轉眼間，夏季便到來了呢。」

他說著，聽見身後的帽子裡傳來幾聲突兀的啾啾聲，銀白色的鳥兒突然跳上少年的肩頭，對突然出現的陌生人歪著頭發出一連串的啾啾聲。

「這是啾啾。」

手指比了比肩頭上的鳥兒，這麼介紹。

望著跳到少年尖上的鳥兒，銀白色的羽毛，小小圓圓的身軀，對著自己歪頭發出啾啾的叫聲。

覺得眼前的鳥兒看著真是討喜，青年不禁想起了家裡那一隻，體型與顏色都與可愛這個詞搭不上邊的使魔。

他突然發現自己似乎挺久沒有看見這麼嬌小的鳥了，心想也許是家裡那隻猛禽的關係。

「真是可愛的名字，是你的夥伴嗎？」自己身上也許會有令小型鳥害怕的氣味，他便沒有貿然朝鳥兒伸出手。

「是吧。」這是回答夥伴那句提問，後面則解釋了名字的由來。

「啾啾是他的叫聲，就拿來當名字了。」

說著，肩頭上的鳥兒振了振翅，改往停在少年頭頂，圓滾滾的小眼睛直直勾著艾維斯瞧，像是有些好奇。

「牠很喜歡找人撒嬌。現在大概在看你，會不會接受牠的撒嬌吧。」

「原來如此。」

聽到少年的話，他忍不住笑了起來，對上鳥兒充滿好奇的視線，他說道，「我挺喜歡會撒嬌的孩子吶。」

不再多加猶豫，青年朝少年頭頂上的鳥兒伸出手，停在相距幾公分的距離。

「我身上可是有其他鳥類的氣味呢，你不怕嗎？」雖然體型嬌小，但意外的膽子似乎挺大的？

啾啾啾。

聽著青年的話語，鳥兒發出一連串輕靈的叫聲，然後似乎是挺挺身子，一跳一跳的，跳到了對牠伸出來的友善手指上。

「可能是因為牠接觸過老鷹型態的使魔吧。像是有靠山之後膽子就很大。」

少年涼涼的補充道，只是看著眼前的一人一鳥互動著。

「哎呀，正巧，我家裡那隻也是老鷹呢。」看著停在自己手指上的銀白色鳥兒，青年笑著，用另一手的指腹輕輕拍了拍鳥兒的頭頂。

一邊輕撫手上的鳥兒，他抬眼看向了少年，微笑著出聲邀請，「接下來有什麼預訂行程嗎？若沒有，要不要到我那喝杯茶呢？就在附近。」

「沒有，閒的很。」先是停頓了幾秒，少年眨了眨眼，做出回應。

「——那我就接受你的邀請了，謝謝。」

「那麼請跟我來吧。」點點頭，輕巧的一個轉身，他領著少年與手中的鳥兒離開鈴之丘，往附近森林的方向移動。

風吹動林間的樹葉發出沙沙的聲響，青年緩緩的邁步走在少年前方，黑色的髮絲隨著風微微擺動，他側過頭和少年邊聊天邊走著，「這麼說起來，今日怎麼會來到鈴之丘呢？」

因離的近，他常常往返鎮上與住處，這幾個月都沒有碰到過少年，顯然對方是從它處前來鈴之丘的。

「來找人和拜訪熟人，順帶做點交易。」提及後面這件事，少年想起了他尚未尋得解決方法的困擾。

他還缺一批能幫助使魔化人的藥水，可又不好意思去麻煩工作量已經逼近爆炸的友人，更別提起另一位——他還欠著對方報酬呢。

默默跟在黑髮青年身後，他試著拋開苦惱的思緒，重新整理好心情。

「這樣啊。」兩人穿過樹林，映入眼裡的是較為空曠的草地，以及座落在那的一棟木屋，不遠處還有一個小池塘，「我們到了。」

往木屋走近，可以看見木屋周圍的院子裡種植了不少植物，還有一組喝午茶所使用的桌椅，整理得相當乾淨，似乎是常常在使用。

突然一隻赤色的老鷹從樹上飛落，拍了拍翅膀後停到了青年的肩上，天藍色的眼睛帶著好奇的盯著少年。

「這是阿諾德，是我的夥伴。」他向少年介紹著。

「初次見面，我是鳶羅。」說著，原先停在艾維斯手上的白色鳥兒振翅，飛回了少年的頭頂上窩著。
「這是啾啾。請多指教，阿諾德。」

赤色的老鷹讓少年想起了前陣子浸在紫藍色墨水裡的老鷹羽毛削製而成的羽毛筆。那是他撿拾友人掉落的羽毛削製而成的。

收起飄遠的思緒，他轉而打量起青年的居所。
庭院裡的植物隨風搖曳著，少年彷彿聽見耳邊傳來了什麼細碎的低語聲，隨後又回歸為平靜。
「很舒服的地方。」

「初次見面，鳶羅先生，還有啾啾。」老鷹振了振翅膀作為招呼，而後似乎有些在意的看著少年頭頂上的白色鳥兒。

踏入自家的範圍後，青年便將法術解除，黑色的頭髮變回了原本銀白色的髮絲。
「謝謝。」自己的住處被人這麼說，他還是挺開心的，「鳶羅比較習慣在屋內喝茶呢？或者是屋外？」

看著眼前那頭黑髮逐漸變淡，轉換為銀色髮絲。
少年一時間有些不習慣，但也沒表現出什麼訝異的情緒。
青年那銀白的髮絲襯著湖水綠眼眸給人又是另種感覺，很好看，同時卻也讓他想起了居住於永夜森林內的那位友人。

頭頂上的鳥兒發出啾啾幾聲像在打招呼，隨後也跟著歪著頭直盯著老鷹瞧。

聽見提問的少年回過頭，再次向四周望了望。
「在外面的話，感覺好像還不錯。」

「那就這麼決定了。」朝少年彎起笑容，青年轉而吩咐肩上的鷹型使魔，「阿諾德，有客人，去準備一下吧。」
赤色的老鷹聞言點了點頭，展開赤紅色的羽翼，飛離白髮青年的肩頭，由木屋的窗戶飛進了屋內。
「正好有新的洋甘菊，花草茶，你應該不介意吧？」他並不清楚少年的喝茶習慣，為求保險還是出聲詢問了下。

少年頭頂上的鳥兒看著老鷹飛進屋內後，轉而開始理了理自己的羽毛。

「不介意。我自己也會調配花草茶，也算喝習慣了。」然後，他收回張望的視線，如此回道。

「艾維斯，喜歡喝嗎？花茶。」

「喜歡呀，悠閒的午後時光，可不能缺少了花茶呢。」青年走到了桌邊，伸手示意少年可以坐下。

「品嚐花茶，就像是在品嚐大自然一樣。」伸手拿起一旁架上的茶壺，白色的瓷壺與瓷杯上印有簡單的靛色花紋，用乾淨的水沖過後擦拭乾淨，青年修長的手指流暢的動作著。

「花朵的芬芳與綠葉的清香，優美舒適，當然，這只是我個人的淺見。」睜起眼眸笑了笑，他從罐子裡取出適量處理過的洋甘菊，並摺了幾片籃子內的新鮮香蜂草，一一放入茶壺內。

「有機會的話，真想喝喝看呢，鳶羅調配的花茶。」

少年調製出的花茶是如何呢？他好奇著，對方感受到的大自然，又是和自己有多麼的不同？

「有機會的話，能見識到的。」

這個人適合怎麼樣的茶呢？摻雜夏天的清爽，帶點薄荷提味感覺好像不錯。

香蜂草，迷迭香，或者……以果茶為基底，混點薄荷葉進去呢？

少年在腦袋裡想著，視線沒有離開青年流暢且優雅的動作。

「可惜今天沒帶提籃出來，不然就能分點茶點作為回禮給你了。」

「親手做的茶點？那還真是有些遺憾。」青年略感惋惜的舒了口氣。

相比於調製花茶，製做茶點對他而言就困難了許多。

接著他說了聲稍等便走進了屋內，半响後端著一個托盤回來，方才暫時離開的赤色老鷹正停在青年的肩上。將托盤裡的碟子連同叉子在桌上擺放整齊，以及裝有熱水的水瓶，和一盤透著鮮黃色澤的檸檬塔，已經切成了適當的大小方便拿取。

「雖然比不上專業的，但喝茶果然還是要有茶點呢。」

「看起來很好吃。」那雙銀灰的眼直直勾著塔面，然後像是帶了幾分尷尬的，轉開了視線。

聽著青年的話語，他伸手撫了撫胸前的緞帶，星光一閃，銀白的貓頭鷹出現在少年的肩膀，優雅的理了理自己的羽毛，隨後才將視線望向青年。

「下次，讓這孩子送信給你吧。作為午茶的回禮。」

少年肩上的銀白貓頭鷹和他對上了視線，彷彿會灑落星屑般的羽翼，他知道這是對方的信使。

「那我就先謝謝了，這孩子叫什麼名字呢？」

聽到少年對於派的感想，他先是笑了笑，接著剝起一片檸檬塔放在少年前方的盤子上，「請用，不過茶請在稍等一下。」

青年拿過熱水瓶緩緩的倒入茶壺，壺內的熱水沖開了乾燥的花朵，洋甘菊的與香蜂草的香味在這午後的院子間慢慢的蔓延開來。

淡淡的，蘋果與檸檬的香氣。

「咕咕。牠的名字。」一臉認真的指了指肩頭上的貓頭鷹。

原先待在少年頭頂上的啾啾，見著自己的同伴出現後，隨即一跳一跳的跑去找玩伴了。

「好的，感謝招待。」看著放在自己面前的檸檬塔，他合起掌如此說道，隨後拿起餐具，小心翼翼的切下一塊送進口中。

酸甜的滋味在嘴裡化開。

香甜的氣味在空氣裡飄盪開來，少年咬著叉子，似乎有些陷入恍神。

少年頭頂上的鳥兒跳到了貓頭鷹的身旁，一大一小的白色鳥兒並排站在少年小小的肩膀上。

咕咕與啾啾。

「咕咕，也是叫聲嗎？」少年取名的方式非常好記，而且有些可愛。

見對方似乎有些恍神，銀白的眸子眨呀眨的，卻沒什麼其他動作。

「怎麼了嗎？還是不合你胃口？」他輕聲開口詢問。

「啊，不是呢。很好吃。」聽見溫潤的詢問聲，少年回過神來。

「只是覺得，這樣的午茶時光，很平靜，很喜歡。」

然後，不知道這樣的平靜還能持續多久呢？

斟酌著該用何種字句去形容眼前所見，少年的聲音有些斷斷續續的。

隨後，稍稍靜默半晌，才再度開口，這次提到的是關於肩上的鳥兒。

「咕咕確實是牠的叫聲。不過當初是想，做為代稱，實際上沒有名字。」

「這樣啊。」對於名字的回應，他點頭表示了解，青年提起茶壺，在少年前方的茶杯緩緩注入了黃褐色的洋甘菊茶，香氣比方才更盛了一層，倒至八分滿後接著也替自己添了一杯。

「不過，這樣的平靜不知道能持續到什麼時候呢。」微垂視線，雖然他們說的是午茶時光，但說到平靜不免會讓人聯想到這陣子的傳言。

關於那朵花，還有關於教廷的消息。

「現在越是平靜無波，越是難以預料之後的風浪。」但可以想見，這樣的平靜午後將不復存在吧。

「是呢。」聽著話語，少年附和般道。

「所謂暴風雨前的寧靜吧。」

端起茶杯，小心翼翼的啜了口熱茶。

淡雅的清香充斥在午後的微風中，又是個泡的一手好茶的人吶。

他在心裡頭想著，隨後放下茶杯。

「艾維斯，會想怎麼做呢？關於之後的打算。」

或許是發現自己問的太過簡潔，少年隨後補充般道。

「是去參與，或者，選擇隱世避難。」

「之後的打算啊...」青年端起藍白色的茶杯，輕抿了一口，洋甘菊特有的蘋果香氣在口中擴散開來。

「比起參與其中或者避難，我更傾向於作為一個旁觀者觀賞接下來的發展呢。」茶杯放在茶盤上發出喀的輕響，他拿起小匙子隨意攪拌著花茶，「畢竟，我是個和平主義者。」

青年抬起視線，隨後彎起湖水般的眸子笑了，「但若是與那花朵有關的話，偶爾也得違背一下自己以往的原則呢。」

平靜的湖水綠映照著少年的身影，像是水面的倒影似的。

「鳶羅呢？打算怎麼做？」

《[Next Page](#)→》